

# 他将两根弦的二胡拉出四根弦的小提琴似的天籁之音

## 许可：中国民乐传道士

49岁的许可，世界古典乐坛名声显赫的二胡大师。

每年，世界古典乐唱片巨头BMG给他发售两张专辑；每年，欧洲、亚洲、美洲的知名交响乐团邀请他演出近百场。他把两根弦的二胡拉出四根弦的小提琴那般悠扬之声，他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。

采访许可，可遇而不可求。他身在日本，很少回国，而且从不接受采访。用他的话说，他是拉二胡的，学二胡第一步就是“拉低调”，做人当然也要低调。

从“小红花”出道的许可，每次回南京必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和“小红花”的同学聚聚。虽然这次回南京，他逗留时间只有30个小时，可聚会是绝不能少的。记者有幸参加了这场聚会，采访地点也就选在了聚会地点——一家啤酒馆内，与一口标准南京话的许可来了个面对面。

许可喜欢称自己为“中国民乐的传道士”。他如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广中国民乐。

上世纪60年代加入“小红花”最初是个弹三弦的

几口黑啤下肚，许可与同学们回味起在“小红花”的生活。“上世纪60年代末，加入‘小红花’是南京小孩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加入这个团队，就有机会为领导人表演。”许可介绍，最初对“小红花”的认识不光是音乐，更多是荣誉。当时，许可想在“小红花”学二胡，可老师说：“学二胡的人够了，还缺个弹三弦的，你来不来，不就算算了。”为了进“小红花”，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不就弹个三弦嘛！”其实，许可也知道，弹三弦这个差事说白了就是去当个配角，或者说就是“小红花”的边缘人物。

“那时我弹三弦，他（指了身边的同学）拉手风琴，还有一个现在在德国法兰克福爱乐乐团的同学拉小提琴，三个人专门给那些跳舞的小姑娘配乐。有时候男孩不够了，我们也上去跳舞，说起来，那真是段快乐时光！”

弹了多年三弦，直至离开“小红花”，许可才抱上二胡。

“我15岁那年上了二胡，那时已经在宁海中学上学了。当时，好多朋友都说，你学这玩意儿干吗，讨饭的才拉二胡呢！可学都学了，也没多想，还安慰自己，实在不行就抱个二胡去讨饭。”

学了一年二胡，许可技艺突飞猛进，他也开始为以后打算。“那时想考个大学，因此光学二胡不够。16岁那年，我就开始学钢琴。那时学钢琴就像做贼似的，放学了偷偷摸摸混进琴房，练上三四个小时，然后翻墙出去，每天如此。最终，我和另一个同学考上了南京一所艺术学院。还没等我们兴奋过去，就被撵出来了。原来，两个工农兵大学生占了我俩的名额。那时挺生气，可没办法，只能换条路。我比较幸运，17岁那年考上了当时音乐最高学府——中央音乐学院。当时宁海中学还特意开了个表彰大会，我和校长坐一块，听他怎么夸我，心里那个美啊！那时77级中央音乐学院确实挺牛，谭盾、陈其刚都是我同学！”

1987年下海深圳 当上第一批“万元户”

1982年，许可以优异成绩

中国很多民乐团在欧美演出，一上来就将老外整蒙了，全是中国古典曲，老外压根没听过，也不觉得好听。由于大多数这样的演出都是受邀的，所以碍于面子只能坐在那儿鼓掌。由于没有商业价值，老外根本不会以商业演出的方式邀请你们来了。

——许可

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，先后师从司马节子、马友德、蓝玉崧、史大正等名师学习二胡及钢琴。毕业后，许可被分配到中央民族乐团，因其二胡才华出众，不到一年，他就成为了中央民族乐团二胡首席。

“成为首席，令我最激动的是，工资变成了60元一个月。要知道，那时团里老资格的员工工资也就48元，我比他们整整多出12元。1983年，60元就相当于现在的金领工资了。”

1986年，许可作为音乐监督随中国艺术家代表团赴美巡回演出，并获休斯敦荣誉市民称号。1987年在北京音乐



许可认为，向西方推广中国民乐的方式应该是迎合，而非强塞

厅，许可举行了首次个人二胡独奏会。正当前景一片光明时，许可突然辞职了。“80年代末流行下海，不是有句话嘛，‘研究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’。我那时也挺爱钱的，正好有朋友在深圳搞演出，能挣大钱，我就去了。每天演出弹钢琴，挣了不少钱。记得那时流行‘万元户’，我就是第一批‘万元户’。”

1988年移居日本 首笔签约金30万

钱是挣到了，可手艺却荒了。许可清晰地记得，那时每天演出完就是数钱喝酒。渐渐地，许可厌倦了“有钱”的生活，但再回中央民族乐团已不可能。于是，在1988年，许可随出国大流去了日本。

在日本，许可重新抱起二胡。“日本人也比较欣赏胡琴。当时我想，凭我的技艺，在日本绝对无人可比，搞个演出一定成功。谁知第一场演出我就蒙了。我在台上拉得自我陶醉，可台下听得昏昏欲睡。还真有人睡着了，呼噜声都出来了。我当时觉得在这里也没啥出路了，后来想明白了，咱们中国文化可能在国外无法融入，我要改变弹法，去创作适合他们文化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去用二胡迎合他们。我做到了，在日本就出名了。最值得我高兴的是，世界古典乐唱片巨头BMG1993年主动和我签约。当时我拿到了30万签约金，我简直傻了。30万啊！后来，BMG每年给我出两张专辑。不是夸张，我是目前中国民乐界在国际上专辑发行量最大，卖得最好的一个。”

1996年、1999年美国巡演 获名誉市长殊荣

1995年4月，许可在东京卡萨尔斯音乐厅为“纪念刘天华诞辰百周年”举办了史无前例的世界首次无伴奏二胡独奏音乐会，门票在一个月前销售一空。同年6月，他在东京Suntory音乐厅举办了《许可二胡独奏音乐会》，门票也是提前售罄。日本媒体称许可为“二胡在日本流行的奠基人”。很快，国外很多知名交响

乐团邀请许可合作。1996年、1999年，许可作为独奏家在美国巡演时，连续两次荣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Baton Rouge市名誉市长和新奥尔良市长颁发的艺术家成就奖。美国CBS电视台更是史无前例地对他进行了专题人物报道。如今，许可每年的演出有近百场之多。不过令他印象最深的，还是在德国柏林的一次演出。“柏林之行，我住在一家宾馆，演出前每次去餐厅用餐，除了服务生，没人搭理我。演出后的第二天，一个外国人突然走到我身边，问我是不是昨晚二胡的独奏者，我开玩笑说也许是，他一听立刻招呼他朋友过来说：‘我找到二胡大师了！’结果上来十几个人，他们全是土耳其人，特意来柏林看我的演出，看到我本人非常高兴，还招呼我去土耳其演出。我当时也没想到，原来我的名声有这么大！”

努力推广中国民乐 很多人只会做秀不会做事

虽然每年有近百场演出，但许可在中国演出很少，今年唯一一次亮相是在央视诗歌晚会上。为何不回国内开呢？许可笑了，“我之所以去国外演出，唯一想法就是推广二胡这门中国民乐。如果一直在国内拉，那只能说是回国圈钱了。我还不需这么做。不过，我现在很多话不好说，推广民乐，我正努力地做，可好多人只会做秀，不会做事。中国民乐如何能够打入古典音乐的主流，我很担忧！”

西方古典乐传进中国差不多已有100多年了。此前一直是民乐的天下。如今，西方古典乐在中国被大众称为高雅音乐，而民乐却不再受宠。对这一点，许可很是悲哀。

“在国外，西方古典乐是主流音乐，人家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在老外看来，中国民乐是个很花哨的东西，他们就图个热闹，根本不以主流音乐来看待民乐。民乐是被排除在古典乐之外的。可到了中国，完全反了，中国人奉西方古典乐为国内市场主流，什么钢琴音乐会，西方交响乐音乐会，大家趋之如鹜，花大价钱买票看，而民乐演出呢？送票给你去看，你还得

看有没有时间，难道中国民乐团水平差吗？不是。曲子不如西方好吗？完全不是！观念前置，传统丢弃，这是一种悲哀！”

那么，如何推广中国民乐呢？“推广这个，不能强塞。要融合，要变通，迎合一下西方人的口味。西方人爱听西方古典乐，你就拿二胡给他拉西方音乐，让他觉得好听，慢慢才会接受你的东西。而后，你再去弹奏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，渐渐地别人也接受了。西方古典乐当初就是这样传进中国的！举个例子，当初我在日本，一个德国演出商碰巧来听我的音乐会。此前，这位德国人言语中觉得二胡是不入流的乐器，听完大吃一惊，因为我拉了很多西方古典名乐。演出一完，德国人就缠着我要我去演出！”

虽然每年中国很多民乐团会到欧美演出，可在许可看来，那不叫“推广”——说好听点那叫“交流”，说不好听那叫“做秀”。“这些演出一上来就将老外整蒙了，全是中国古典曲，老外压根没听过，也不觉得好听。由于大多数这样的演出都是受邀的，所以碍于面子只能坐在那儿鼓掌。由于没有商业价值，老外根本不会以商业演出的方式邀请你们来了，这种推广压根没有效果，只能说是做秀！更让人值得反思的是，现在中国民乐教育也很滞后，小孩不学，老师不教，争破脑袋去学钢琴，学小提琴，渴望成为下一个郎朗。要知道，在国际上出名的华人音乐大师，如今只有谭盾、陈其刚等人。之所以他们会成名，就是坚持在自己的音乐中融入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。别以为在国外获了几个钢琴、小提琴的奖就是音乐大师了，老外照样不认你！除此以外，就我在国内演出来看，现在中国内地的演出场馆硬件上还是达不到国际要求，所以出不了好效果。做秀，教育滞后，场馆落后，中国民乐怎么推广，怎么去被外国人接受。”

旗下几十个日本弟子 为中国民乐挤开一道缝

许可在日本推广二胡已21年。他在东京成立许可胡琴研究会，旗下已有几十个日本徒弟，他还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部特聘特别研究员。许可说，日本是他向西方推广中国民乐的一个基地。

“我现在已经为中国民乐挤开了一道通往西方大门的缝隙，正努力再把这条门缝弄开一点，好让西方人多看看门外的中国民乐。现在西方人有些动心了，知道我，也知道了中国民乐。如果要打开这道门，光靠我一个人远远不够。我只能去挤，还要看有谁站在我后面去把这道门打开。这方面，我比较佩服马友友，他拉西洋乐器的，却一直致力于推广中国民乐。他的丝绸之路乐团，我一直都是成员，每年他也要在国外做很多场演出，用自己的名气去推广中国民乐，他算是比较成功的。当然他有大量的资金作为推广后盾，他也是在一点点做。如果多一个马友友，多一个许可，或者有更多的马友友、更多的许可，政府再能正确地推广，让中国民乐在西方走上商业市场道路，我相信这道门是会打开的。正如西方古典乐打开中国这道门那么容易。”

“说白了，如果没有这一切，还是做秀，教育上还是滞后，还是奉老外的东西为高雅之源，那一切都免谈。”许可最后甩下一具重话。